

四  
明  
叢  
書

張  
宗  
祥

碧川文選卷七

明鄭楊守阤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嵇仲選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曰新父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禮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爲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爲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覬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廢牧

芻菽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爲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  
湖三泖每攜客泛舟觴詠琴奕取適山水閒宅前累石  
爲山有峯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  
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  
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慊乎歲  
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卽廣次遠次恢  
後君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邃側室范出也君  
性至孝早喪母哀思惄極寤寐見之有夢萱詩卷事父

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遠離有願長相見詩冊皆文人墨客爲之紀述詠歌者也戊子歲父邁疾危殆君百方療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君之卒父尙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爲恨口占一詩而絕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黎外集對鄴人之說也其略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爲忍

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刲股以瘳父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爲誠孝者邪是宜銘已況其他行亦可書而廣之哀懇不可拒乎銘曰

夷其股惟以活所怙屯其膏惟其爲底窶退之速命之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茀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溥其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

誠意伯劉公爲修家乘者祖原善考寧以君貴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類  
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爲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  
不中卽更治書遂涉獵羣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  
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羣玉摭其故事叩之應答如響  
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況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  
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  
之得上乘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燄中矣蓋有天幸焉再  
試不偶入太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

苦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  
溫聞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旣捷禮闈  
入對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爲一甲第二  
或識其楷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爲嫌  
乃寘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爲慊尋拜刑  
部河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  
飾吏事不爲法家深刻嘗被命錄囚南畿多所平反有  
揚州衛劉愷者坐誤傷人抵死罪屢稱冤君爲詳讞活  
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壻任

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陶爲營救知君不可以貨  
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徙  
戍邊君之公平不骯法類若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  
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  
死襄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  
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  
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  
所出曰寗曰宇曰守側室吳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  
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

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能起猶匍匐走淳安乞商公爲墓表往松江乞尙書錢公原溥爲墓銘以爲親不朽計他可知矣在太學時有李生者死無所歸君爲殯斂且書片紙標諸庠門壁閒以求贖於眾友歸其喪於鄉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君爲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贖之而得歸葬于遼東其他義舉若此者尤夥也君自爲應舉文字下筆輒爲學者傳誦至爲古詩文皆有作者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麗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

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見於世以傳譜後其志甚  
遠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爲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譜  
孤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爲之  
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  
何忍不爲之銘哉且因其事狀參以余所知者序而銘  
之曰

垂天之翼南溟是適去以六月倏焉止息翰墨之足中  
道而踣駿骨于金埋子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  
昭之以永厥垂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壤爲海所齧每一裂輒崩數十丈旣盡吞鹵地遂覆故隄陷桑田及廬舍駁駁逼城郭眾皆惶駭歲復大侵蕩析阻饑之民叫號于道相屬時有誼士徐君發廩作糜餉之以十數鍤列糜下煮糜以數大缶列屏外受糜以數人扼閭之東西俾饑民二十爲羣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呶擾攘者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眾至一石五斗日給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

勞鄉人欹動列狀欲助君賑饑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  
患既息歲亦有秋乃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  
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遠不道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  
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戍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爲人  
精敏仁厚自孤童輒能治生累至高貲友于其兄慈于  
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  
部主事得以其恩被敕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  
耀加焉於是君年七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屬以後  
事曰吾已瞑目無憾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

配王氏有賢行先君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卽寬爲繕部  
三年更祠部次敏惠睦女五人王儉劉芳孫泰祝乾崔  
異爲其壻巽爲海寧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  
皆幼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子某山之原以其鄉  
友秋官主事祝君萃所爲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攜  
寬道數百里抵余家俾授業焉屈指二十餘年矣今方  
喜其父子之志有成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  
君之行誼有不可泯而餌饑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  
歲饑輒作糜餉民者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

偉故無遠不道之余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爲民思慮預防及患已至不能爲之救恤其或救恤又區畫失宜民亦卒不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且區畫井井全活其鄉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耶且長民者有可以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爲君乃以己費而爲之抑又賢也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使世之若君者在在有之斯民其有瘳乎乃爲之銘曰雨暘之恆海桑之更其濟乎民者人莫與京高貲遐齡子貴身榮其得乎天者人莫能并裹封有命旌淑有亭

吾又爲之銘豈獨永其聲亦以使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仁宗皇帝時有被選爲貴妃者詔徙其家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爲神策衛指揮僉事卽文暉之祖也今文暉伯兄襲指揮者有二女一選爲秀王妃一選爲徽王妃仲兄爲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尚嘉祥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尚嘉善長公主俱爲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是固其家累世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內德之茂有助焉若文暉之夫人

蓋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泰州人考士和以  
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妣周氏贈宜人  
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旣長擇配以歸黃氏祇尊章譜  
姊姒羞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旣貴戚之胄輸家  
貲助國費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循雅飭靡有富  
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二王妃屬爲叔母  
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內必以敬恭申命兩  
都尉一爲從子一爲外甥以時來見闔門與言未嘗不  
以毋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於所生子女教戒

尤爲諄切子一人長曰鍼次曰鉉皆讀書尙禮無紈綺  
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銳次適南寧伯毛文  
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之風故戚里中稱  
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  
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某  
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爲狀其行偕來乞銘  
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內德之茂者邪而黃氏一門之  
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之無聞於後也已  
爲之銘曰